



花火

恋习册 06

250万销量花火试读馆，诚邀连载
与花火名家微酸袅袅，墨小芭同档PK
多重身份的千面女孩，
奋不顾身只因被爱催眠
行骗为生的冷酷少年，
倔强的爱恨无法被时光掩埋

不是所有喜欢都能托付未来
那些未完成的爱，就让我唱成没有你的对白



WOTINGGUOTAIIDUO
WEIYANGGE

我听过太多

未央歌

游沐◎著
WOTINGGUOTAIIDUO
WEIYANGGE

百变天后游沐里程碑式转型

惊艳书写林宥嘉

最红单曲《说谎》文字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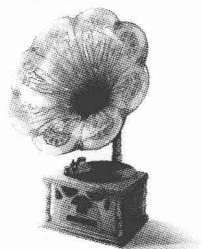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我听过太多
未央歌

漩沐◎著

WOTINGGUOTAI DUO
WEIYANG GE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听过太多未央歌/漩沐 著. —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11.12

ISBN 978-7-5112-2015-8

I. ①我… II. ①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44025 号

我听过太多未央歌

著 者: 漩沐

出版人: 朱 庆

责任编辑: 庄 宁

封面设计: 许 静

责任校对: 张 舸

责任印制: 曹 净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 (原崇文区) 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47 (咨询), 67078945 (发行), 67078235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 - mail: gmcbs@gmw.cn zhuangning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印 刷: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装 订: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×1230mm 1/32

字 数: 194千字

印 张: 9

版 次: 2011年12月第1版

印 次: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2-2015-8

定 价: 1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录

001 楔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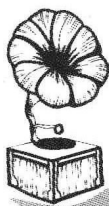
003 第一章
冷酷的丁爸爸

031 第二章
周围的世界

051 第三章
我的双面人生

083 第四章
卑微的真相

115 第五章
我只在乎你



CONTENTS

目录

135 第六章
如果，没有如果

165 第七章
光阴的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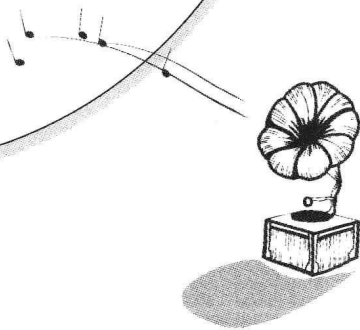
197 第八章
这不是爱

229 第九章
漫长的冬季

251 第十章
你好，明天

275 后 记
爱是永远无法完成的任务

279 爆 料
我所认识的漩沐





楔 子

用一个词来形容你身边的爱人：

狡猾或忠贞，

自私或体贴，

粗暴或温柔，

……

爱是一道耀眼的屏障，

瞬息之间，过滤了世界的真实模样。

每个人都可能是千面人，

恶魔、天使，抑或是其他，

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得不出答案，

纵使如此，我依旧愿意相信——

我爱的人，在重重面具之后，仍有一颗美好不变的心。



第一章 冷酷的丁爸爸

有一次，我们梦见大家都是陌生的。我们醒了，却发现我们原是相亲相爱的。

——泰戈尔《飞鸟集》



绿茵河像一条扁长的海带，连接着小城的南北，将绿城一分为二。左边是市政近几年规划的重点项目，林立的高楼仿佛一夜之间拔地而起，它属于有头脑的商人，属于各界精英，属于炒楼团口中的肥肉，却不属于城市右边日日盼着旧城房改的市井小民，而我，就住在绿茵河右边。

不同于其他发展中的城市，这里没有旧城拆迁、市政补贴，它不是市井小民一夜暴富的香馍馍。旧城如同被放逐的野孩子，是市建领导眼中的毒瘤。生活在这里的人，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思考与交谈，幻想哪天要是中了五百万，就从这里走出去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只要离开这里就好。

旧城布满了田字格一样排得密密麻麻的房子，泛黄的夕阳拉长了它们的倒影，蔓延至地平线的尽头。在这里，房子与房子之间的间隙便是交错的街巷，它们不宽敞，甚至像迷宫，却四通八达。

我住在恩宁街，如果说它是这个开放式迷宫的一部分，那

么，我所居住的位置，大概临近其中一个出口。然而，这并不影响我对整条恩宁街的熟知程度，每天，我至少要在这个迷宫里穿梭两回。计算下来，一年至少是七百三十回，如果能够一辈子待在这里，那将是一个更庞大的数字。

不过近一个星期，我一直在学校，忍受着那该死的高一新生军训。在操场上扎帐篷，睡通铺，吃喝拉撒统统被限制，还要对付头顶上火辣辣的太阳，我感觉自己瘦了一圈，这还是其次。重点在于，我被晒黑了。

我讨厌这种感觉，似非洲难民，很屌。

一小时前，看到连日折磨我们的教官坐着大巴离开了，那群被烈日烤得连他们爸妈都认不出的孩子，随着大巴离去的方向，往前拥。我站在队伍的最后，确信那辆大巴不会再掉头回来之后，终于，如释重负。可我始终搞不懂为什么除了我之外，其他女生都哭得一塌糊涂，男生也是死要面子，强忍住泪水，那满脸忧伤的表情比吃了屎还难看。

要和这样一群家伙待上三年，我长叹一口气，转身打包回家。

此刻，我依然穿着七天没离身的迷彩服，身上时不时冒出一股怪味。我提着水桶，背着打包好的席子、被褥，想快点回家洗个澡，回归恩宁街，熟悉感扑面而来。

沿街的两侧，短短一段路，便有好几家理发店像约好了似的立在那儿，它们只有在夜幕降临时，才会营业。所以便利了图口饭吃的游民。

不足三米宽的小巷子，白天是小商贩的天堂。

瘪了气的三轮车上塞满了各种发黄的书籍，从过季的旧期刊到页码残缺的武侠小说，从盗版的俗文烂字到压箱底的成人小说，应有尽有。缺了大门牙的老板，说话漏风，却叫卖得最大声；挑着扁担的果农擅长缺斤少两的数字游戏，新鲜的水果永远比市场里实惠，却总不够分量；轻装上阵的碟片小贩，手里抱着个纸板箱往路边的石墩上一放，自称上至经典大片，下至世界禁片，货源充足，却一脸猥琐、贼眉鼠眼地盯着过往的人群，瞄准客源，见到老主顾连忙招呼“我弄到了一批新货，不刺激包退货，要不要来两张”；提着鞋盒到处走的擦鞋女工没有固定摊位，在人群中不断穿梭，视线却总压得很低，关注着路人的大脚板，见到皮鞋，便几个人争先恐后地挤上前……这就是恩宁街，永远那么拥挤、那么肮脏，但我心甘情愿属于这里。作为一个孤儿，我大约感到幸运，这种感觉你们不懂。你们不会懂得这种热爱，离开一刻都觉得不舍。

我穿着脏兮兮的布鞋，自然不会成为擦鞋女工的目标，却依然有小贩在我身上寻找商机：“兵妹妹，要不要买件新衣服，我这儿全是外贸货！”

我循着声音，瞥了一眼站在不远处的小贩，他的两只手上提着二十几件衣服，两手各半，对上我的眼睛，一脸堆笑。我看着他，想推销找错人了，我才凤凰涅槃、浴火重生，刚从火坑里爬出来，下辈子都不想再站军姿了！让你嘴臭！我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昂首挺胸，霸气十足地继续向前走。

按着时间点，已经有小贩准备收拾东西走人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是他们事业的要领，他们要转移到商机更多的夜市。于是，傍晚时分，喧哗散市，作鸟兽散，留下狼狈的长巷与肮

脏为伴。恩宁街的路面似乎从来都是潮湿的，比我要年长的水泥路，坑坑洼洼的，留有水渍，但凡脑子里动过念头想搬到新城的家伙，都会矫情地掂着脚走过去。我踏着泥泞大步往前走，脚步轻盈得像要飞起来了，夕阳的余晖被我远远地抛在身后。

待到华灯初上，这条街上又会是另一番景象，理发店门口清一色的红灯便会暧昧地点亮路人的视线。店里没有理发师，缺少理发工具，却有一群热爱低胸装的女人，坐在长长的旧沙发上，大半个胸部露在外面，无所事事地围在一起，看电视、聊天、嗑瓜子，不时还会用高跟鞋敲打地面，发出“咔咔”的响声，引人注目。一双双被浓妆所包围的眼睛，还会轮番横扫过往的人。

我对丁舟说，她们就像恩宁街的看门狗。

丁舟专注地吸着烟，忧郁深深地融入他的血液，他总是那么沉默，我却觉得他好酷，深深为她着迷。多事的陆江生把嘴巴凑到我耳边说：“小艾，那好歹是母狗。”然后，我跟着他一起没心没肺地笑了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丁舟踩灭了扔在地上的烟头，扭头看着我，像一位严厉的兄长那样，警告我：“蒋艾，这不是女孩子该说的话。”

我脸上的神采瞬间暗淡了。我想他大概没有听到陆江生的话，可我没有辩驳，我低下头，像个犯错的孩子。你们听到了吗，丁舟他叫我蒋艾，他一直那么叫我的名字，连名带姓，不像陆江生。我真希望他们可以换一换。

走到恩宁街的尽头，我微微仰起头，眼前这栋被爬山虎紧紧包裹着的红房子显得格外不同，这就是我的家，我和丁舟的家，当然，还有一个忽略不掉的讨厌鬼陆江生。你们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去想象我们三人组成的家庭，这里没有爸爸妈妈，也没有任何长辈，只有我们三人——我、丁舟、陆江生，没有血缘关系，却住在一起。

丁舟说我们是一个团体，不离不弃。

然而，在我不在家的这个星期，不知道丁舟和陆江生过得好不好。我把视线定在二楼的窗口，窗户紧闭，意味着家里没有人，这是我们的暗号。没有钥匙，我没办法进门。我记得我刚搬进来的时候，跟丁舟讨过钥匙，让他配一把给我，可是，他拒绝了。他说他这人有个职业习惯，不信任任何人。

除了丁舟，没有第二个人拥有这个家的钥匙，我想我必须等他们回来。

时间是未知的悬河，无深无浅，水在流，时光就在逝去。

我把手上的水桶放下，将背上的东西一卸，慵懒地靠在门外的水槽上。跟了我七天的军帽总算可以摘下来了，乱糟糟的头发回来之前特地洗过了，因为没有干透，现在卷卷地落在肩上。天气闷得很，我解开了迷彩服上扣得整齐的两颗扣子，脖颈以下的皮肤依然雪白透亮，总算没有枉费我为了保住它，在酷热的九月，三十四度的高温下，严严实实地将所有扣子都扣得牢牢的。被人归为保守派不要紧，重要的是，差点儿就中暑了。回想起这七天的魔鬼训练，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算是真正活过来了。

我弯腰从水桶里捞出一个小包，我在里面藏了一支烟，是军训前那个晚上，从丁舟的烟盒里偷偷拿的。现在看来，它已经功成身退了，我把它举到鼻尖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烟草中有丁舟的味道。在学校鼾声四起、梦话包围的帐篷里，睡觉之前嗅嗅它，是每日必不可少的一件事。

我拿出打火机，“啪嗒”一声将烟点燃，温柔地吸了一口，这一瞬间，烟嘴是我脑海中假想的丁舟的性感嘴唇，这个想法是不是很变态？想到这儿，我笑了。

如果丁舟看到的话，非骂我不可。就像当初我笨拙地躲在阳台上模仿他抽烟，陆江生无意间发现，狠狠地嘲笑了我一番，笑完后，他认真地教我抽烟，我学会了，到丁舟面前卖弄，害得陆江生与我一起受罚。

听上去很惨吧，丁舟是我们的老大，他喜欢立下各种规矩：不能带朋友回家，不能浪费粮食，不能夜不归宿，不能向任何人泄露属于我们三人的秘密……不过，当他发现我学会抽烟的时候，又加了一条：女孩子不准抽烟。在他面前，我们就是孩子，尤其是我，这是丁舟自己承认的，他说：“蒋艾，你就是个长不大的小孩子。”于是，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，趁他心情好，我会叫他丁爸爸，这个称呼让他头痛并享受着。

那么，现在时间不早了，我也许该给丁爸爸打个电话，告诉他，我快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我从口袋里摸出手机，丁舟的号码，我熟稔于心，我的手指在按键上飞舞，就像我此时的心情。

听筒里传来熟悉的彩铃，我侧身将手里的烟灰小心地弹在水槽里，打开水龙头，哗啦啦的水流带走了我抽过烟的证据，

还剩下半截烟夹在指间。趁着电话还没接通，我又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然后，对着暗沉的暮色，吐出白色的烟圈。它们在空气中悠扬地盘旋，我出神地看着，眼睛渐渐眯成一条缝。

视线有意瞥到不远处的另一栋房子，它陈旧得无异于这街上的其他房屋。温黄的灯光在室内亮起，而我的目光却不敢在它身上久留，因为那一缕温暖并不属于我。

如果我说那栋房子曾是我的家，我是指一般人口中的家——爸爸妈妈和孩子，你们信吗？当我鼓起勇气向大家提问的时候，有一种奇怪的感情在胸腔涌动，我还来不及辨别这种情感的根源，就听见了丁舟的声音：“蒋艾，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不要抽烟，快把烟灭掉。”

他的语气中透出一丝冷漠，后味中又带着淡淡的关怀。

我诧异地扭过头，丁舟颇长的身影陷在夜色中，他不胖不瘦，夏天在家里喜欢赤裸着上身来回走动，肌肉使他看起来挺健壮。此刻，恩宁街上亮起的暧昧红光是他的背景色，眼前的场景像梦一般缥缈。明知道他已经看到了我手中捏着的那个小亮点，我还是局促不安地将手藏到了身后，随即将它摁在水槽表层粗糙的水泥板上，那一抹火光消失了。

这时，我才真正回过神来，注意到搁在耳边的听筒里的彩铃早被忙音取代，且此时已自动挂断。我讪讪地把手机塞进口袋，低着头，不敢与丁舟对视。

他朝我走过来，将一个沉甸甸的购物袋放在地上。我抬眼偷偷瞄了一眼袋子，忽然想起按照每周的习惯，周末是采购日，我们会从超市里搬回接下来一周需要的生活用品与食物。

丁舟从口袋里摸出钥匙，尽管我没敢将视线向上移，却能

够感觉到他的眉头始终紧蹙着。这种气氛让我恨不得去死，可
我清楚这是我咎由自取，我不该破坏他立的规矩，更何况抽烟
本来就有害身体，他是为我好，换一个角度思考会让我的心好
受一些。

“蒋艾，你出去帮陆江生拿一下东西。”丁舟的嘴巴动了
动。

在这个时候逃离这片尴尬的沉默，似乎是一个不错的主
意。我想都没有想，就迅速地点了点头。

十米开外的陆江生正叫苦连天，他的左手拎着鼓鼓的购物
袋，看上去分量不轻，可怜的是，他的肩膀上还扛着一袋大
米。与丁舟的落拓相比，他属于清瘦的衣冠禽兽型美少年，皮
肤白净透晰，五官精致得胜过女生。他和丁舟是两种类型
的人，而我对他不感冒，这大概也是丁舟一直很放心我和陆江生
搭档的一个原因吧。

我远远地就看到他，却没有及时跑过去。不知道为什么，
我喜欢折磨他，看到他受苦受累，看到他被丁舟训斥时的狼狈
样，我心中就会有一丝侥幸。

就像现在这样，我看到他大汗淋漓，印着蜡笔小新的T恤
也被汗水浸透了，依然没有加快步伐，而是慢吞吞地走向他，
牵动的嘴角暴露了我的得意：累死你，活该！

也许你们会觉得我对陆江生有些刻薄，但是，你们没见过
他，就不知道这世上什么样的人天生欠抽。

果然，陆江生看到一身迷彩服的我出现在他眼前，愣了一
下，半晌，迸出一句：“哇塞，小艾，你简直帅呆了！”

“无聊。”我不相信陆江生的嘴里能说出好话。

果然，下一秒，他差点儿笑得人仰马翻，这个人就是这么无聊，笑点低得可。他举起拎着购物袋的那只手，指着我的鼻子，哈哈大笑：“小艾，你知道吗，刚刚你从那边走过来，我还以为是一棵移动的树！嘿，我只看见两排大白牙！”

“神经病。”我白了他一眼，这笑话一点儿都不好笑，我不想与他打太极，便一手夺过他手里的购物袋。如果不是丁舟让我来帮忙，我才不会自己走到陆江生面前自取其辱。

“小艾，七天不见，你是不是特别想我？”他自言自语似的揣测，我讨厌他总是自我感觉良好。

“闭嘴！”

“哎呀呀，你一定是想我了，不然怎么都等不及了，还跑出来接我！”我大步流星向前走着，他也不嫌累，怀抱大米屁颠屁颠地跟在我身后，像寄生虫，甩也甩不掉。

“喂，别不承认嘛！”

这家伙！

他笑嘻嘻地涎着脸过来，一双会发电的杏眼打量着我毫无表情的脸：“嘿，小艾，那天你走的时候，还那么白，天哪，你们教官是怎么做到的？早说就让我替你去啊！我一直想晒得黑一点儿，可惜啊，天天在太阳底下跑都晒不黑，你说老天怎么这么不公平？”

显然这不知死活的家伙在挤对我，且击中我的要害，我忍无可忍地对着他的耳朵大叫三个字：“陆江生！”

这是一个有效的方法。陆江生被我的声音怔住了，愣是原地停顿了几秒钟，我把手里沉甸甸的购物袋毫不客气地塞进了